

I247.59-1 C,

上海汉佳神偷手



上海灘神偷手

唐宗龍等 著

目 录

卷首语	(1)
上海滩神偷手	唐宗龙 (3)
裸体女照的风波	周智飞 (80)
黄昏苦泪	陶 知 (144)
癌症的魔影	陈桃芳 (169)
黄花公主	樊应龙 (181)
特别婚礼	洪官盛 (189)
“司机之家”的故事	应孺牛 (199)

卷首语

“宝文堂通俗小说”，是一套专发中短篇通俗小说的大开本、中型文学丛书。

前一个时期，社会上出现过一阵子“通俗小说热”。从金庸热、古龙热，到琼瑶热、三毛热……再加上产自国内的创作，来自国外的译介，一时间各种流派的通俗小说风起云涌，充斥书肆，鱼龙混杂，泥沙俱下，连一些宣扬封建迷信的、描写色情凶杀的文字垃圾，也趁机借“通俗文学”这块招牌纷纷出笼，诲淫诲盗，误人子弟。于是乎通俗文学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，“取缔”“禁止”的呼声迭起。

我们认为：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是不可避免的，看问题要具体分析：通俗文学中固然确有庸俗的作品甚至文字垃圾；“高雅”文学中难免也有不甚高明、不甚雅观的糟粕。“通俗”与“高雅”，只是形式的不同，是非好坏，一是应该看主流，二是应该看作品的主题和内容。在中国，自从有小说以来，绝大多数都是通俗的，连被称作“里程碑”的《红楼梦》也不例外。而自称“纯”文学或“雅”文学中的多数，形式和技巧主要引自西方；我们既不能保守，只继承传统形式，反对引进；也不能同意全盘西化，排斥民族形式。目前如果“雅”“俗”两家还不能携手合流，共创新路，那么，至少应该取长补短，共同提高，互不侵犯，各领风骚。

基于这种认识，我们在通俗文学似乎已经走进低谷的今天，创办这一套丛书，其目的，就是想在通俗文学这个领域中做一些承前启后、创新提高的工作。鉴于编者自身的修养水平和今天中国通俗小说作者群的水准现状，我们并不强求发表的作品都是

第一流的、能代表中国水平的。我们的希望是：逐步充实提高，自我完善，臻于上乘。

这一集，共选编中篇小说两篇，短篇小说五篇。

解放前的上海滩，是富人的天堂，穷人的地狱，冒险家的乐园。赫赫有名的总经理，竟是妙手空空的神偷，专门跟富商巨贾为难，与政客党棍们过不去。他神出鬼没，劫富济贫，有一颗仁爱之心，为穷人排忧解难。《上海滩神偷手》，写的是“替天行道”的侠盗生涯。当然，社会的不平等，是不能靠侠盗来改变的。特别是得罪了军警要人以后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，最终的结局无非是身败名裂、家破人亡……

艺术跟犯罪，有时候仅仅是一线之隔。人体摄影艺术和黄色裸体女照，有时候就很难分清。刘安玉以妻子杨莹为模特儿拍的人体艺术照片，被人偷走洗印后作为黄色裸体女照出售，从此引出一系列事端：先是镇长的儿子李玉春持照片向杨莹要挟，强奸未遂砍断了杨莹的一只手；刘母到派出所报案，所长赵喜平和镇长狼狈为奸，反说杨莹出卖色相，杨莹愤而自杀；刘安玉弟弟刘定玉为嫂子报仇，率众砸了赵喜平的家，被公安局抓走；刘安玉找到偷照片和卖照片的人报了仇，然后自己喝农药自杀，不料农药是假的，没有死成；最后拉响了炸药包，和赵喜平等人同归于尽。

《裸体女照的风波》对法盲的可悲、官官相护的可气、视艺术为淫秽的可笑，以及种种社会弊端，作了翔实广角的揭露。

五篇短篇小说中，《黄昏苦泪》是一个十七岁的女中学生写的。作者用她那天真无邪的眼光透过校门去观察社会，一面面写出了人们的虚伪、卑鄙和自私；同时也流露出自己的无知、无能和懦弱。作品写得朴实无华，稚气中不乏豪爽，值得一读。



上海滩上大老板

“嚯嚯嚯！嚯嚯嚯！——”

一阵紧急的警笛，震荡在熙闹的上海外滩。

身着制服的警察，似一只只黑色苍蝇，迎着警笛发出的方向奔去。

原来警察在围捕一个少年。这少年大约十五六岁，身子灵敏，从一身血污中可看出，他曾和追捕者搏斗并挨了许多拳脚和警棍。少年身陷重围，像一只受伤的小狮，散着一头乱发，拼死相搏，但终于寡不敌众，在一个指挥围捕的巡官当头一棍猛击下，少年一声“哎呀”，摔倒在地。巡官一挥手，“上”字刚脱口，少年突然一个“鲤鱼打挺”飞跃而起，紧接着一拳向巡官面门打去。巡官猝不及防，一声痛嚷，霎时口鼻喷血。少年趁警察慌乱中突出重围，箭似地在马路上飞奔。这时候，一辆黑色的轿车迎面急驰而来，眼见人车就要相撞，开车的紧忙一个急刹，那有力的惯性前冲，仍把那少年撞到数步开外的地上。

紧追在后的警察急奔上来，那个挨了一击的巡官口中骂着“娘

希匹”，恶狠狠地举起警棍，对着昏厥在地的少年头部就要敲去——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忽听“蓬”地一响，从弹开的轿车车门中跃出一人，此人一招“白鹤亮翅”，就把巡官手中正往下敲去的警棍击落在地。这一招式是那么利索脆快，不禁把在场者都惊镇住了。

大伙儿对着此人一打量，原来是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，头发雪亮，净洁的方脸上戴着一副金丝框边的眼镜，仪表堂堂，颇有身份。他见大伙儿都惊骇地对他打量，就一改那凌空一击的雄姿，对着那巡官微点了一下头，彬彬有礼地说：

“警官先生，我惹车祸了，应当按章处罚。不过，现在我先得把这不幸者送医院去救治！”

见那中年人一有礼，巡官霎间又神气了起来，他把肚子一挺，大声说：

“你的事，我们以后再了。这个人，我得立即带走！”

“可是他已经被我撞晕过去啦！”

“就是尸体，也得带回警察局！”

“嘿，那又何必呢？”中年人冷笑一声，随又不解地问：“此人如此重要，是谁？”

巡官气呼呼地回答：

“是谁？哼，他就是‘雄蝶’！”

一听说是“雄蝶”，围观的人都惊震得呼嚷起来。

“雄蝶”是谁？原来是个上海滩有名的窃贼，他偷的都是军政界上层人物和富豪们手上带的钻石戒指、高级金表，以及口袋里的财物。每次掏了他们的钱财以后，被窃者的口袋里都要出现一张名片。那名片上印着一只图案形的大蝴蝶，大蝴蝶当中套印着一个烫金的“雄”字。因为人们都不知这偷者的名字，就称他

为“雄蝶”。据人们相传，那雄蝶有“抬手摄物”、“隔衣取宝”的神技，所以能在光天化日之中，要取哪个阔佬身上的东西，就能信手拈来。因为他的窃技太高超了，于是人们又在雄蝶的名讳前加上“神偷”的绰号，称为“神偷雄蝶”。上海各界的上层人物，大多尝过雄蝶的“味儿”。报案的电话不断地打到警察局，警察局受尽来自各方的指斥和压力，可就没法子逮住这个“神偷”。如此一晃又数年，雄蝶照旧在上海滩的达官贵人中“飞来舞去”，发案率越来越高。可是，虽然神偷雄蝶的案卷愈堆愈多，但办案人对雄蝶其人是老是少？是黑是白？却一无所知。警察局刑侦档案柜中有关雄蝶的案卷，除登记着一次又一次的报案记录外，其他始终保持空白。上海市警察局为了缉拿雄蝶，几乎倾巢而出，警察、特工、包打听全部投入还不算，又求助于帮会，利用大小流氓相助刺探雄蝶的行踪。虽年年出重金，悬高赏，并一再“提价”，就是捞不到雄蝶的影儿。相反，达官贵人们身上的财物，还是不停地被“神偷”“摄”去。一贯自负精明能干的海海市警察局长，竟被一个小偷搅得焦头烂额，惶惶不可终日。

正因雄蝶是如此闻名又神秘，巡官讲出这少年就是“雄蝶”，当然会把围观的人们引得哗哗惊呼啦！

“他是雄蝶？嘿嘿！雄蝶这么窝囊！”那中年人却毫不动容地说。“你说他是‘雄蝶’，有何根据？”

“当然有，对于执法，我们是严肃的！”巡官因见那中年人气势轩昂，摸不清他的“来头”，只得憋着气回话。“他正在行窃，已经得手，正把‘雄蝶’标志往被窃者身上放，就被我们当场拿获。喏，看吧，这就是——”

说着，巡官把一张白纸当众一扬，但见那白纸上用蓝铅笔画着一只蝴蝶，当中又用红铅笔套写着一个“雄”字。

“如果说这是小学生的画，也许有人相信；要说是什么‘雄

蝶标志’，岂不貽笑大方？”中年人话带讥讽地说。“这个人和标志是不是和雄蝶有关联，我相信在警察局吃公务饭的诸位先生心底是清楚的。”

巡官和警察挨了一将，顿时语塞。一会儿，那巡官把嘴边淌下的血水一抹，蛮横地大声说：

“不管他是真货还是赝品，只要他行窃，又被当场捕获，我们就有权狠狠惩治他！”

“不，他现需要得到的不是惩治，而是医治！”中年人语气强硬，但仍显得彬彬有礼地回答，随又客气地招呼：“来，请诸位帮一下，把他抬到我的车中，让我送他上医院！”

巡官憋着满肚子窝囊火，对中年人又一打量，然后问：

“你是谁？”

中年人淡淡一笑，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烫金的名片，递了过去。巡官接过一看，只见名片上用中英文字印着：

“神州公业公司总经理蒋介石”

巡官和警察见了名片，不由都“呀”了一声。

原来这“神州工业公司”，是上海的工业巨头，该公司在国内外拥有许多厂矿企业。其总经理蒋介石，上海各界上层人物都以相交为荣。这不仅因为他是百万富豪，更主要的是人们传闻，说他是揽党权政权于一身的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堂兄弟。据传，人们说他比蒋介石还有心计，不是么，那‘右’字比‘石’字可还伸出了头哩。不过，其心计却不阴险狠毒，除了精明干练善于经营外，还热衷于社会公益福利事业，是个出名的慈善家。

巡官和警察见站在跟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大奸佬”蒋介石，惊诧之余，连忙一个个挺直身子，谄媚地说：

“哎，原来是蒋总经理大驾在此，失敬，失敬！”

“不用客套啦！来，诸位帮一下，抬他上车，我得赶快送他

上医院。”总经理点了一下头，既作回礼，又作招呼。见警察一时没反应，不由脸呈愠色。“看来，你们就要把这受伤者带走吗？我再说一遍，他现在急需医治，就由我具保吧。怎么，要我打个电话给贵局的毛局长吗？”

“区区小事，还要蒋总经理具保么！”随着尖刻的说话声，从围观的人群中挤出一人，此人形似猴子，剃光了头的尖削脸上留着一撮仁丹胡子，身着长衫马褂，手捏一根精制的“司的克”，硬挺着鸡胸干笑说：“嘿，明摆着的人情，你们都不会做？”

巡官和警察一见，立即霍地并步立正，举手行礼：

“毛局长！”

瘦猴原来就是上海市警察局的局长。据传闻，他原系某地一流氓头子，靠着毛人凤和他的族亲关系，混迹到上海警界，后凭他特殊的“聪明才智”，竟爬上局长的高位，成了这个被称为“冒险家的乐园”的头面人物之一。毛局长进入圈子后，对着向他行礼的警察一挥手，然后走到总经理身前，伸手相握并寒暄了几句，就立即转身向巡官下达指令：

“召警车，把此人送医院！”

“车祸是我肇的，就由我送他去医院吧！”总经理摆手相阻，随又补上一句：“车祸后该负的责任，一切按章处罚吧！”

“嘿，蒋总经理，您太言重啦！”毛局长说着，即掉转头：“怎的，还不快把这抬上车去？”

“是！”警察举手行礼后，立即把那昏厥在地的少年抬进小轿车中。

总经理正待上车，那毛局长却跨上一步，语似恭维但又仿佛话中有话地说：

“小弟刚才看见蒋总经理出招一击，身手不凡，想不到总经理竟是位国术高手，真出人意外呀，佩服佩服！”

“雕虫小技，蒙毛局长称夸。在十里洋场混饭吃的人，谁不学点儿防身之术？这应是意料中事，想不到竟使局长阁下感到意外！”总经理很有分寸地回答。“你们的总裁，当年在上海滩头混事，难道没学几下招数吗？”

毛局长挨了一个软钉，只得赔笑着嘿嘿点头。总经理也懒得和他纠缠，说声：“我把他送进医院以后，还得去和市长碰面商谈点儿事，先走一步了！”说着，潜身入车，“蓬”一下关上车门，一踩油门，“嘟！——”地一声，轿车就奔驰而去了。

眼见小轿车驶走后，毛局长把巡官手里捏着的那张所谓“雄蝶”标志的白纸取了过来，看了看，鄙夷地丢到地上，用脚狠力一踩，忿忿地说：

“呸，你就是有飞天的本领，我也要逮住你！”

巡官惊疑地问：

“毛局长，您要逮谁？”

毛局长两眼呈射着凶光，尖削的额头暴出青筋，他“格格”地咬响着牙，愤恨地从嘴里迸发出两个字：

雄 蝶

“你干搓皮拿荷包（掏外衣钱包）的活儿，为啥要用‘雄蝶’标志？”

总经理一句“行家”的发问，把那少年惊愕得瞪大了眼睛。

那少年在医院治疗数日，待神智清醒后，就被总经理相邀到他家中疗养伤势了。初时，少年对总经理也很憎恨。他认为，天下财佬一般坏，虽然医师和护士都告诉他说：总经理是一个大好人，他可不信。后来，总经理日夜不辞辛劳地在病床前照顾他，那无微不至的关怀真胜似慈父，使从小失去父母之爱的少年深深

地感动了。不过，当总经理提出邀少年到他家去养伤时，少年仍有犹豫。总经理却说：“我和你一样‘同是天涯沦落人’！我肚子里的苦水，不会比你少！你到我家以后，慢慢我会告诉你的！”少年见总经理如此诚恳，加上他心里也很想得知这个出名的总经理，到底是怎样的“沦落人”，于是就答允了。

总经理住在远离闹市的一幢小别墅里，是中西合璧式的二楼层房大屋顶建筑，外观壮美，内部陈设雅致，别墅后有花园，环境十分清幽。

总经理告诉少年，他在外忙于事务之后，回来就爱以静养心，这座别墅，就是他的“养心殿”。为怕干扰，他没雇用人，从炊事到管理花木，全由他自己动手。除他之外，少年是第一个能进入别墅，并享受居住权的人。

在总经理诚心关怀下，少年的身体很快就复原了，自此，做炊、洒扫内外、修整花木等杂事就由那少年一手包揽。总经理见



少年既勤劳又聪慧，日子一久，对他更是越来越喜爱。

一天清晨，那少年做好早点，到花园去邀总经理吃早餐。这时，总经理正在练拳，但见他拳出能带风，脚起如龙腾，硬掌硬马，绝不是一般江湖上的花拳绣腿所能及。待他一趟拳走完，少年就扑一下跌倒在地，叩求着要总经理收他为徒。总经理“嘿嘿”一笑，上前扶起少年，乐呵呵地说：

“你无爹娘，我无孩子，为什么就要拜我为师呢？就认我做阿爹吧，阿爹更能无私心地把一切技能都教给儿子呀！”

少年听了大喜，忙又趴地叩头叫着“阿爹”，把个总经理乐得哈哈大笑。

总经理要为他的螟蛉子取个名字（那少年从幼丧失父母，没个真正的名字），他想了想，笑说：

“我用了个‘蒋介石’的名字，使那些大亨们竟把我和他们的总裁联号挂勾，倒也另有一番滋味。嘿，你既是我的儿子，也就和总裁的儿子联号挂勾借个光，就叫‘蒋紂国’吧！”

少年鼓掌叫好，自此，他就以蒋紂国为名了。

总经理收子后，心情很是欢畅。从那日始，他每天除上公司处理公务外，就蹲在家里十分认真地教授紂国识字和练武。由于紂国天资过人，不到一年，他已学得中华武术的真谛。每当他摆开架式，一亮出招数，就拳拳带风，势势相接，动静无始，变化多端，功夫已能和他的义父对拆百十招而手脚不乱气不喘了。

总经理对其义子之情与日俱增。这天在练武之后，他突然用“行话”对义子发问，使紂国惊愕了片刻，稍停，才回答说：

“爹，你问我为啥要用‘雄蝶’的标志干搓皮拿荷包的活动吗？这是因为我太敬慕雄蝶啦！雄蝶，可不是一般的小偷，他是劫富济贫的义侠。财佬和当官的都恨他怕他，穷哥儿们都敬他。我多想学他的为人，随时给作威作福的阔佬尝点儿滋味。只恨手

艺不精，荷包拿到手，在赠名片的时候，却‘响’（被发现）了，唉！……”

总经理见绉国显得既激动又懊丧，不由一笑，问：

“你可见过雄蝶？”

绉国摇头说：

“雄蝶神出鬼没，来去无踪，谁能见着！”

总经理又一笑，问：

“你可想见雄蝶？”

绉国点头说：

“对这位财佬恨、警察怕、穷人颂的神偷，谁不想一见！”

总经理拍了一下他义子的肩，哈哈大笑：

“呵哈，想见就可见，事实天天见。你看，雄蝶不是已经飞到你的内衣口袋里了吗？”

绉国伸手往内衣口袋里一摸，刚才还空无一物的内衣口袋里，竟掏出一块他义父常用的手帕和一张名片来，那名片上印着一只套着金色“雄”字的大蝴蝶。绉国见此，不觉脱口惊呼：

“哎呀，雄蝶！”

“是啊，这才是真标志！”见绉国惊诧地举目注视着他，总经理就点点头，然后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告诉你吧，我就是你想见的雄蝶！”

堂堂的“神州工业公司”总经理，竟是名震上海滩的“神偷”，这真太不可思议啦！自称“雄蝶”的总经理见他的义子还似信非信地对他注视，就拉过绉国的手说：

“孩子，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我和你一样‘同是天涯沦落人’么？来，到那厢稍坐，让我相告你，我是怎么成为‘雄蝶’的吧！”

在假山旁，两人坐了下来，然后，雄蝶（总经理）脑海中亮起回忆的屏幕，滔滔地叙述着——

往事一晃已是四十年，那时，他还不到五周岁，父亲是个锅炉工，母亲是个长相俊俏的乡女，父亲工薪虽低，但母亲手脚勤快，代人缝缝洗洗，也能挣几个钱，一家子喝稀咽粗，日子勉强还能糊下去。不幸的是，父亲在锅炉爆炸事故中丧生了，母亲去找厂方要求抚恤，又连遭老板和工头的污辱，就跳了黄浦江含冤自尽。他从小就做童工，受尽欺凌，也遭过许多冤屈，并蹲过五次监狱。后来，他再也不能那么逆来顺受地听任阔佬欺压了，就投身黑社会，学会了掏活儿。由于他心灵手巧，翻板（掏内衣）、搓皮（掏外衣）、耍飞刀（在行走中窃物）样样皆精，就用这手段，对达官贵人们进行报复，并别出心裁地投以“雄蝶”标志，把那些掏来的财物，去救济穷人。其后，为了遮人耳目，他又以阔佬身上取来的不义之财去兴办工厂，经数年经营，加上那“无本买卖”得来的充足财源不断充实到工厂中去，企业当然越办越旺。到如今，他的“神州工业公司”已是经济实力十分雄厚的大企业，成为上海财界的佼佼者了。现在，上海的军、政、工、商各界上层人物，对他这位比他们总裁名讳还“出头”点儿的“蒋介石”总经理，谁不刮目相待而欲一交为荣啊！可是，他们哪里会知道，堂堂的工商巨头，竟是不断从他们身上掏腰包扒财物的窃贼，是他们恨之入骨、日夜想缉拿的“雄蝶”呀！

绉国听了他义父的叙述，感到又惊疑又新奇，当雄蝶问他愿否继承他以特殊的报复手段，在阔佬身上“拔毛”的“事业”时，从童稚的苦难生活折磨中早已恨透了富人的绉国，听到义父的相问，就立即点头答允啦！

雄蝶听他义子满口应承，感到十分高兴，就抚着他的肩头说：

“我相信，凭你的聪慧，来日必超过我。从今日起，我传授

你人们传说的‘神偷’之技，往后，你就可以亮出你的标志啦！”

“我的标志？什么是我的标志啊？”封国不解地问。

“是我的儿子，当然就沿用我的标志！”雄蝶乐呵呵地说。

“你的标志，就是——

小 雄 蝶

有话即长，无话则短，雄蝶给他义子以“小雄蝶”的名讳后，就把他的几手“绝招”都授给了他。在雄蝶的指点下，小雄蝶全部掌握了此道中的“神技”。雄蝶对他进行了几次“试演”，都赞不绝口，夸他已是“青出于蓝而胜于蓝”了。

这天，雄蝶父子双双上街，不一会儿，就盯上了一个目标。此人是一家洋行的买办，他仗着洋人的牌头，欺压华人职员，收集国内的经济情报，极力讨好外国主子，平日满口洋话，见了洋人，俯首哈腰，见了中国人，昂头凸肚。他常恨父母把他鼻子生得太塌，也曾到国外去找美容师请求把鼻子整修成高鼻，确是个地地道道令人作呕的“二毛鬼”。

二毛鬼带着太太走进一家大商店，雄蝶父子俩也走进大商店，见二毛鬼夫妇正在选看貂皮大衣，雄蝶也挨上去看了一眼，即转到另外柜台去。这时，二毛鬼夫妇已经选好衣物，正要取钱去付款，不觉失声惊呼起来，原来钱包不翼而飞了，在口袋里却取出一张印有金色“雄”字的大蝴蝶。哎哟，是“神偷雄蝶”出现啦！

雄蝶名片的出现，使大商店的秩序顿时混乱起来。一会儿，警察赶到现场，立即把商店的进出口全部封死，进行侦查。商店的顾客和店员都被集中起来，警察问那二毛鬼丢失钱包和发现雄蝶名片的前后情况，二毛鬼用中国的“蓝青官话”夹杂着几句洋话叙述着。他说，他的钱包是一刹那间丢失的，因为他刚刚还买

过东西，而丢失前，唯有一人挨近过他，说着，就把手向雄蝶身上一指。

警察见雄蝶仪表不俗，似非一般平民百姓，不敢贸然搜查，可是，二毛鬼仗着他的特殊身份，指着警察的鼻子，要他立即执行搜查任务。雄蝶见二毛鬼的气势凌人，就问：

“这位先生，你凭什么权力要搜他人的身子？”

二毛鬼嚷着说：

“我丢了钱包，就你在我身边呆过一会儿！”

雄蝶冷笑一声：

“这么说，你沾了点儿洋光，身边连中国人都不可以站了？别把祖宗是黄是白都忘啦！告诉你，就是把鼻子用面粘高，洋大人也不会认你做儿子的！”

聚集着的人都哄笑起来，警察也耐不住咧嘴打哈哈。

“你对我进行人身污辱，我要你赔偿声誉！”二毛鬼怒叫着，见人们反应冷淡，就铁青着脸说：“你骂吧，呆会儿我会给你好看的，有种，就立即当众给警官查一查！”

雄蝶问：

“查不到怎样？”

二毛鬼说：

“为了查出万恶的雄蝶，我甘心承担一切，若查不到，我愿赔偿！”

“怎么个赔法？”

“给你五块光洋！”

雄蝶“呸”了一声，厉声说：

“好个二毛鬼，在你眼里，中国人的声誉就只值那么点儿钱？告诉你，钱，我无所谓。我随便小手指一勾，几百几千几万也不在乎！”